摹冬

■任随平

冬,是用来摹写的。

冬之晨,是冷峻的。晨光未醒,鸟声未醒,寂寂然,默默然,唯有高树上的枝柯是醒着的,尤其是樗,突兀之间就有三两枝马蹄枝仓仓皇皇落下来,砸在干硬的地面上。默然而立的人抬首望向高树,总以为有鸟雀醒过来梳理羽毛蹬断了枝条,可谁知却又静默如初。默然而立的人嘿然一笑,便径自而去。至于黛赭色的山野,最是易于摹写的,山的线条逶迤绵延着,草茎直直地立着,结着冰晶,抑或被冰晶斧削过一般。漫步在草茎弥漫的山道,你总是不能信步,生怕脚踝触到冰晶迷丽的草茎,若是不小心触及了,那冰晶便如玻璃碎裂一般散列开来,簌簌地落进丛草间,让人在惊喜之余,平添了一份隐隐的愁绪——为这晶莹的童话。

及至晌午,村野炊烟四起,冬又是暖意融融的。

炊烟起时,阳光醒来。初出烟囱的炊烟,总是恋着烟囱的,袅娜弥散着,绕着青青瓦舍,绕着屋脊,婆婆娑娑,若刚醒过来的梦,萦绕不回。于是,屋脊上的灰雀就被这草木清香的炊烟笼着,跳跃着,写意一般。这时候,阳光斜斜地照过来,炊烟的影子映在对屋的墙面上,缓缓地弥散开来。童年的我总是喜欢趴在木格窗棂间,望着炊烟的影子出神,似乎那影子里结着我童年的梦。童年的炊烟深处弥散着的是母亲锅碗瓢盆的叮当声,和饭菜深入肺腑的清香,于是,炊烟的味道便是饭菜的味道了。

而今,我更知道,炊烟的味道是阳光的味道,草木的味道,母亲的味道,更是饥馑年月的味道。那么暖,那么清新,绵密而悠长。

至于冬之向晚,便有了皈依的禅意。

鸟雀归巢,箭一般斜插过来,掠过突兀的高树,擦着瓦舍,瞬息之间隐遁而去,唯有三几片暮色被抖落在风中。牛羊归圈,或踢踏,或葡挞,起起落落,将跟在身后的暮色踩得七零八碎,牛羊进圈之后,这暮色,却又合拢而来,将整个村庄裹挟起来。四处弥漫着的,是草木清香的烟火味,是煨暖土炕的味道,这绒绒的冬的味道。等暮色笼罩四野,一切事物归于原初,冬之夜便走进了这画幅。

冬之夜,是酡红的。

酡红的火炉,酡红的火苗舔舐着的茶罐,茶罐里氤氲着的殷红茶香。当然,必有三五个被酡红火光映红了的面庞,他们围拢而坐,谈笑风生,说一些庄农的话题,说一些乡邻的故事,说一些对未来的打算与设想,这些话题,就像这馨香浓郁的茶香,丝丝缕缕地氤氲着,洇染着,将过往的事说开去,将幸福的事说成绵密和悠长。兴趣浓时,主人悄悄然抽出自酿的米酒,每人斟上一杯,在火炉边上热乎着,间或之间,举杯相邀,一来二去,推杯换盏,觥筹交错。至于窗外阒寂的夜色,就交给檐前的灯火了,它们共同守候着宁谧的静夜,守候着高远的穹苍。

冬夜漫长,漫长的冬夜就是冬之画幅的留白了。这留白里,唯有突兀的一两声狺吠,洇染出梦境,和梦境之外的遐思。

冬之画,是素描者的摹本。

冬之画,是速写者的钟爱。

画里画外,唯有爱与念想,是永恒的色彩。

綦风 《如画三江》 ■浮沉子

山间野菊花又开

■黄玉文

梦中,眼之所及的原野,野菊花的芬芳又肆意流淌开来。

秋的萧瑟淡远了。原野上,你无所顾忌张扬着自己的微笑,青春情愫点燃了深秋早晨到黄昏灿烂的明黄。

夜风晓雨没能搜走你的顽皮,身穿菊黄薄外套,走在秋末淡淡雨雾里,晾晒在残秋暖阳里。

这里是暮秋,春天般灿然的野菊花儿,不知从那位花仙子的宝囊里探出头来,一睁开眼就不肯闭上。粗心的花仙子,将满目明黄绚烂遗落在路上,黄澄澄的瀑布金子般倾泻开来。一朵朵,一丛丛,一簇簇,如云如雾,琥珀晶莹,漫山遍野。

山坡之上,原野深处,到处满布着野菊花的芬芳。调皮的小眼睛就像夜空的繁星,星罗棋布,野性又纯情安然。淡淡轻述的潮水,一浪接一浪,一波连一波,漫过山风山雾,淹没了一片旧梦的空寂。

肆意奔放的黄色精灵,漫不经心把"野"的外在写在莽原,把"野"的内敛收藏在花蕊。风,推举你轻轻起舞;梦,在你心底荡起层层涟漪。

不登大雅的金黄野菊花,把激情放纵在深秋和浅冬的季风里,没有哀伤,只有如水的思念和飞舞的向往。一朵野山菊,从秋走向冬的路上撒播源自内心的自在与欢欣。

"物性从来各一家,谁贪寒瘦厌年华?菊花白择风霜国,不是春光外菊花。"宋人杨万里应该读懂了菊花的内心,不是春天不爱慕菊花,只因菊花更愿意将生命旗语轻述在万物凋零的暮秋浅冬花儿的舞场。

菊花有菊花的妆容,野菊花更有野菊花的秉性。不在春意盎然的阳春里妖娆,却在秋雨向冷冬的朔风里曼舞。不贪恋高贵庭院,不附庸朱栏玉砌,走在率性山峦草丛,流连荒坡茅坎,素面朝天,笑颜如此天真,一尘不染。

风,在浅浅露珠霜花上呢喃。野菊花走在自己的春风里,内心储满阳光的温情。

自由自在的野菊花轻舞明黄的俏,等待横笛轻吹的牧羊小伙子,把菊香染上心仪姑娘俊俏的发梢……

暮秋短章

■蔡同伟

暮秋

风的翅膀,扇起浓郁凉爽;霜的胭脂,涂抹遍地枯黄;落叶的蝴蝶,于天地间飞翔;野菊的微笑,在山岭上鲜亮;河水的清波,辉映明媚阳光;田野的产妇,孕育又一茬希望;蝈蝈的琵琶,弹奏曲曲悲壮;大雁的游子,又要奔向何方……

暮秋的树

身上的袈裟,被萧瑟的秋风,撕成碎片,满地飘零。

秀出臂膀的肌肉,昂首挺胸,坦然从容,运作着一场冷酷修行。

秋走了

秋走了,高远的天宇,南飞的雁阵排列整齐,声声清凉的鸣叫,让季节为之心悸。

秋走了,漫山的树林,赤裸沧桑手臂,纷纷扬扬的音符,演绎着忧伤情思。

秋走了,遍野的庄稼,集合于晒场里,炫耀着饱满的丰硕,展示着绚丽的写意。

秋走了,产后的大地,空阔而孤寂,狂风肆意吼着,土地沉默不语。

秋走了,走向岁月的驿站,把节气的接力棒传递,走进人们的生活,酿出日子的喷香甜蜜……

墙角的犁铧

与土地打完漂亮的交手仗,你安身墙角,放松着紧张,静静回味鏖战的时光,喜悦的笑容,沧桑而安详。

好生休养吧,乡亲麾下的勇将,来年开春,又要出征农田战场。

雁南飞

成群的大雁,排成整齐团队,衔着明媚秋光,依依不舍南飞。清亮的鸣叫,泉水一样纯粹,润湿了我的心田,生出牵挂的滋味,不知它们的征途,会不会遇到风雷?来年的春天,能否平安而归?

玉米秸

收获过的秋野上,一片空茫茫的景象,只有几株玉米秸,孤零零伫立季节深处,痴痴把乡间的日子守望。

哦,倔强的玉米秸,女儿已经出嫁了,进入了粮仓的洞房,可你仍然不离岗,枝叶的手臂布满沧桑。是在坚守一种责任吗?是舍不得离开土地、阳光?

看到你,我便想起年迈的爹娘……

红红的辣椒串

一抹抹红霞,垂挂老家屋檐下;一束束火把,燃亮故乡日月光华。红艳艳的景致,绚丽成一幅风俗画;火辣辣的情感,在乡亲舌尖上抒发……

红红的辣椒串,诱人的口味佳,我虽然漂泊在他乡,一辈子忘不了它,咬上一口呛出乡情,眼泪扑簌簌地洒……

裹满乡愁的炊烟

■路雨

草木的肉体与骨骼
在点燃的火苗里
噼啪作响
灵魂的光焰
挣脱微曦的晨光
从夜色掩盖不住的黎明
从家家户户的灶堂里
从青灰的瓦楞里
弓着腰身拱出
干涩陈香的味道
积淀在岁月深处
酝酿故土不舍的
经年回味

袅娜的炊烟
像一条条多彩的丝带
裹满米粒饭菜诱人的香
从母亲的指尖升起
缭绕于宁静的村庄之上
缭绕于辽阔的旷野之上
一头扯着故乡
一头伸向远方

立冬时节

■胡巨勇

如果说,树荆度的落叶
是秋遗落的书签
那么,芦苇高举的白旗
就是与秋分道扬镳而埋下的伏笔
雁鸣的余音
走进农谚深处
寒风策划的政变
已尘埃落定

面对节气的示威
大地的表情冷酷而硬朗
溪湖把心事设为冷局
交出的面子工程凝结成岸
乡村温馨的版画里
种子归仓,犁铧挂壁
怀春的守望香醇绵长
炊烟垂钓远天的太阳
倚着慵懒的阳光
老牛反刍的回忆
被一把稻草喂养

谁说,这个季节
只剩下陈年话题
菊用傲节抱香枝头
几支如火的寒梅
在时光婉约的情节处
白描拓展的馨香
诗情 次第开放

风从西北方向吹来

■尚庆海

风从西北方向吹来
把青草吹枯了
把树叶吹黄了
把湖里的水也吹凉了

黄叶在风中翻飞
和西北风纠缠一番
终是飘落在枯草上
和枯草
聊那段绿色的时光

湖里的水
也做好了准备
用坚硬伫立
把柔软的一面深藏

风从西北方向吹来
吹过之处满地凄凉
凄凉深处
一把时节之钥
泛着丝丝春光

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:华商数码重庆分公司